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六

門

道

判四

同前

崔瓘

鳥鳴毫杜燕死吳宮屋室坐焚營魂溢盡下堂待傳嘗聞

宋女之貞上國同盟亦曰諸侯之義情深但化事急災分

介之旌綿何嗟及矣求也攝帛如可贖兮豈澶泉左傳會于澶淵

宋災故既而無歸唐諱淵故作泉之無歸固匍匐而將救歛怨為德容或

于刑贈死及菟昧非惜禮覽公羊之大傳自有明文考縣

象之舊章了昧非法人且無罪事固絕論

同前

張淵疑

景家非綿上室異廐焚初聞問馬之辭旋至歌龍之斃將

救餘燼味元瑜之舊林言訪遺煨異倍父之前室望人矜

茲逝者歌彼蕩乎亦既聚財更其所傷吊生以禮因不違

於賄贈哀死及屍亦何議於賍物誠以魯策求之宋妻在  
既吾無間然預今得為義矣

凶荒判

豫州背歲人羨芋魁所由得租百姓大狀

對

賈登

則以三壤均乎九賦或愆歲計之期必降時宜之典荆河  
惟豫芋區在蜀往有菜蔬之色獲支藜藿之資采葑以菲  
且存下體如葵非智斯無衛足既而吏作輕稅人困薄言  
雖稱漢代有文頗異堯年作法且所緣歲損合預申陳六  
條初不上言百姓無從下免任縱收稅將謂合宜

同前

食以為天農固其本幾缺有秋之稔徒有望歲之憂睇彼  
荆河實惟菜色豐祥不聞於鳴雀徇急頗具於蹲鴟地雖  
化於岐山豈臻豐富人已歌於翟氏詎得徵收百姓有詞  
理固難奪

反古脩火利判

乙學脩火利合土為之用人言其反古辭云皆從其朔

對

常無求

五帝殊功不相沿襲三王異制各有等哀故汗鑄於太素  
之前合土漸澆醜之代乙雖非火正將效祝融未及漢陰  
之望遂作河濱之器俾夫炎上之德有益陶鈞濟物之功  
更成埏埴則宮室臺榭為利頗多送死事生于何不有跡

雖反古事乃榮今無乖理佐之端妙合隨時之義况稱從朔將執禮經雖致薄言何傷厥理

同前

張孫憲

博考終古厥惟敦龐大智未萌尚質巢窟後聖有作乃教炮燔爾來欽哉孰謂為刺乙或工者舉而修之以火化物豈特鎔金之利若泥在鈎斯從合土之法既埏埴以為用非陶甄而謂何苟學非乖方篤在守業得高魯之規矩無窳濫之悔尤則彼有虞以協還淳之化紹于上古寧云反古之道從朔者稱其有典薄言者則謂無稽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六 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七

判五

禮門樂二十六道

國公嘉禮判四道

九文六采判一道

負劔辟咄判一道

樂請置判懸判五道

燕弓矢舞判五道

教擊編鍾判一道

奏安代樂判一道

典樂女樂判一道

四品女樂判一道

恕心鼓琴判一道

學生鼓琴判一道

廻鳳變節判一道

五品女樂判一道

國公嘉禮判

國公有嘉禮謁者不示儀式科之云非五品已上仰處分

對

齊融

稽彼寵章資乎禮物以明貴賤諒有等差顧謁國公幸分  
茅土爵夸五等位冠諸侯爰擇良辰用展嘉事相夫儀式  
合有司存謁者之行法乃為允執非五品更引兩端宜更  
喻知使仍舊貫

同前

李子卿

國著建封禮存嘉好蓋降殺之有數何等威之不忒惟彼  
國公列在王制當享賓之日且欲勝羞於合好之時仍將  
委幣顧茲謁者今則謂何拜辱拜嘉茂無聞於紹相三揖  
三讓曾不節於周旋五馬初來見使君之佇立三星已下  
於漿者之未逢慢禮自宜抵罪闕事於何逃責遊詞所及  
雖委援於五品薄訴徒為祗取慙於一握俾投棘署無  
莠言

同前

陶朝

五等之儀必從軌物六禮之數非無令典或表著而失節  
固憲章而在斯惟彼國公責稱列士慎爾侯度見錫命之  
有常觀於承家知禮容之必盛謁者久聞一作問從事云在  
司存儀式且虧於職官論刑未免於離次法有常制從徵  
於五品義而能伏實佇於三緘必也位居襲封時在散職  
將申直筆應候正名

同前

杜位

開國承家已應明命成人宜室當率舊章所謂伊人展斯

嘉禮三揖三讓爰脩著代之儀墨車添車將執親迎之道  
眷言謁者曾莫是思儀式之間自合歸其茅土降殺之數  
復何昧於等威縱以五品爲辭終冀片言斯折

九文六采判

丁能從九文六采之大自謂成人或責其揖讓未中禮詞  
云周旋曲直各有所從

對

李暄

威儀有差賓聘所貴舉必執禮是爲成人能曲直之不違  
則進退而皆中惟丁克荷前烈紹復舊典修上下之紀制  
財用之節不失天地之經尚陳文采之數此實大者夫何  
間焉同游吉得禮之初固疑作於國產類趙簡習儀之際

效彼魯侯奉以周旋誰敢失墮每事皆問無廢孔門之則  
一言之請將成晉國之風諒詞者之有據誠或人之妄責

負劔辟咥判

甲負劔辟咥受詔者不掩口或告失儀曰唯而未對

對

敬括

父子異論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心一作遺其責負劔者甲

莫履乎禮爰辟咥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  
哆口斯張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加於長者侔之內則斯闕  
義方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爲當仍訴何爲

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置判

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爲非所宜言不爲聞  
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古斬縣爲降已其  
置之何過

對

萬希莊

革物訓時觀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采之以雅章苟操  
縵之見淫誠布政之爲辟如或上下乖序雅節亂常匪所  
以易俗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貴移風諸  
侯軒懸自有感緣之節州將鹵簿豈係賓社之容若以大  
夫之懸俾人觀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同前

齊融

國家制禮作樂懸象示人列在京師編諸甲令禮緣失序  
自可取之於朝樂章不虧何輒列之於野苟希專制豈曰  
宜言惟彼有州殊非折衷中和樂職不見盛德之容上下  
判懸無聞達禮之意置之何過州乃餘非不與上聞省以  
爲當

同前

康子孝

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當今率土  
齊觀頌無爲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洎選旣脩  
匡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絕文侯之卧亦興比屋可封薰琴  
解慍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釋菜之儀則聞於肆夏賓  
社之用蓋取於登歌欲還昨庭之風何假大夫之樂而引  
令鹵簿空肆危言州乃不應請置有紊彝章省以非所宜



言雅符公正事緣共理過亦難科未推臯陶之刑宜點平  
興之品

同前

李杅

樂章脩設國風式備延陵聘魯竟辯興王之徵魏絳和戎  
始受歌鍾之賜干舞有序上下於是協和金奏克諧陰陽  
以之交泰所以考性情之不忒質鬼神之無疑靖俗調人  
比物適節雖擊石拊石萬物必諧於大雅而不識不知百  
姓尚迷於古奏然而古今異制沿襲匪常皂蓋朱軒接國  
章而有著奏籥振萬徵古禮而斯易學操縵於雅曲乃大  
略之推輪感頌漸音行當易倍何必引軒判之制操賓祭  
之儀非所言焉魯刑之典宜及古之制也鹵簿之例徒施

同前

張玄度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並繫國移風助天成物我堯舜  
其德清明在躬詠南風之時光宅天下斬東萊之樂政事  
惟醇瞻彼有周誠爲率土百姓樂業羣黎向方而先彼藝  
能後其節目操茲雜弄存彼安絃承獎訓於鹿鳴冀成功  
於蟻垤州司以事乖易俗不識樂章既慙師乙之言有類  
文侯之問爰申禮閣欲置判懸供釋菜於賓社庶昨黎以  
觀習且是請也非所宜言昔子路居蒲文翁處蜀自有無  
聲之樂豈聞操縵爲辭欲寘書若何文過斬懸鹵簿徒  
飾詞於如簧郵罰麗事豈逃刑於聽棘

燕弓矢舞判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撻之曰眡瞭詔瞽來臯

對

解賁

國有大會式敷燕禮大樂允釐萬舞斯列或陳干戚或執羽旄與天地而同和在神人以咸若惟彼國子師膠于庠將諧搏拊之節遂刑弓矢之制實遵古典豈紊彝章樂師所巡奚妄加撻茅姑祭用徵羽乃遺其一聲饗以空桑孤竹或全於九變春秋興廢蓋宗伯之常禮尊卑抑揚實伶官之本職何情大體忽寘深尤審樂不愆子焉斯得惟刑是恤師也則亡眡瞭稱過於師曠知音局同於季札濫罰之咎明以刑書

同前

蕭昕

選勞策勲辨樂論德師曠侍晉如崇侑食之儀士丐平生頗職蒸餼之禮於是小臣戒備大師辨章笙入懸間歌昇堂上禮亦異數既加邊而稱節樂其無筭方及旅而揚觥率禮未見陳弓楛朴固宜行撻國子以行能不著版籍徒編之周瑜之聽音同孔張之失位使仲尼忘味不及在齊吳札觀風還同自鄩舞師見察而不迷於樂章瞽人妄告請無廢於社舉

同前

崔寓

禮備吉凶義存燕享苟嘉重之不體豈刑書之獲宥命夔典教虞經所重立政崇術王制攸先國家授才任能講信勸學鄭聲久放不效文侯端冕蕭韶已陳足使孔宣忘味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顧是胄子舞斯嘉樂不能請業且服拳拳之道而乃將撻以速青青之刺樂師巡列蓋亦司存賴先父之職官敢有二習爲於予之擊拊能閑六律撻之不謹謂得其忠誠厚責而難逃奚薄言之妄訴將眡瞭成訟孰曰知言以瞽臯爲詞何居昧識德之不務失鵠自可求身過也必文溺人無宜反笑

同前

趙陵陽

國有燕禮式明慈惠之德政資和樂爰修歌舞之容所以厚之崇仁此句疑誠省威儀之節先王作則顧禮文而可徵君子守官瞻守一作聽掌而何闕且宗伯列位舊章不妄司弓設班周經未棄是以舞而習射抑有前聞用斯義而燕

飲孰明其趣而乃師茲國冒亂我王猷靜言越樽何以職相師之道在眡瞭而何傷失禮之幸伊瞽朦之或忝樂師所罰雅符臧鼻之刑訴者無辭尚勞滕口之說徒有來臯之詔終貽獲戾之憂

同前

張喬

燕訓恭儉樂協詠歌君子以之侑食先王所以布政師彼國子舞于公庭始合於文執羽籥而在列終奏以武覩弓矢之斯張進退疾徐取六律以成節屈伸俯仰宣八風以克諧始協伯夔之教自得周官之典眡瞭詔瞽旣訴者之有詞樂師巡列何朴作之妄罰於此觀禮宜其緩刑

教擊編鍾判

太常申視瞭訴稱無人教擊編鍾科鍾司罪憲司按其木當所由不伏

對

刑寅

總目作寅

國典攸設秩官之常各靖其能無替乃事所以備樂成列編鍾在懸是擊是考有倫有脊則修古訓倣其職官將視瞭之所司宜磬師之尚教何所由之黷禮寘鐘師於非辜同蠶績與蟹筐比却圍於魯簿興言循口刑其捨諸或縱詭辭罪難於已未當斯按皆將取焉不伏為言猶捨見左傳一非捨也

奏安代樂判

禮部責太常不奏安代樂訴云今之所奏雖曲名不聞聲

調相類且簫難備何用此為

對

魏宥

禮因樂聲既沿且襲須有專達司于太常是知六律六呂一作之差三成四成之奏所以感和天地降格神祗繁手淫聲必有所禁輯人安代奚乃之違則韶濩其名匪一夔而可辨笙鏞以間何細噐之能諧輒游厥詞過亦奚道

典樂羽籥判

乙典樂掌羽籥干戚不知屈伸俯仰人或非之云所主者噐未達其文

對

姚峴

聲以成文樂可易倍期於五者不亂故使八音克諧爾乙

于何典斯器也爰執干戚雖職列伶官徒紀鏗鏘則義同  
制氏欲使齊其綴兆節以屈伸縱曰仲由蕪人不及鍾儀  
守職周旋罔墜禮義何愆或者見非誠爲參不敏也而辭  
且能順勿謂夔其勞歟

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處分

對

李仲云

樂云鍾鼓詩美琴瑟貴以平心非徒娛耳惟茲四品諧此  
八音苟嘉樂之可觀在官班而有節况昇平之代朝野多  
歡蕭韶之陳獸猶來格家室之際女也何妨未垂至理之  
宜何速憲司之按此而獲過豈曰知音

同前

爵以馭貴樂以報功異其四者昭以聲文旣比物以飾節  
亦安德而教和乙也銀艾蟬聯朱輪焯耀名稱貴士位例  
清班家乃伐冰朝膺食肉二肆未陳於縮鬻一部且列於  
曲房事等馬融義符魏絳且窈窕閑淑蛾眉麗姿樂則備  
於伶人禮可嬪於君子功化系臬舞節鏗鏘稽命數而合  
宜在法令而何爽御史糾按無乃深文

同前

李應

禮不與奢慎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愆  
其儀匪懈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鍾而乃翕如  
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

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成有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粗厲之聲

對

元稹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益起儻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况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趨駭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旣彰蓄憾詎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譎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學生鼓琴判

已為大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對

前人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亦何傷於不撤乙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通經喜趨槐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旣異於文侯和聲豈乖於魯子欲科將落合辨所操儻雜桑間之淫須懲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之刺忝司綿蕝當隸國章載考繩違恐非善教

迴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憇時失律訴云能迴風變

節

對

前人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  
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宣因而牙動和針牛之唱白露  
乍結於東郊授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鼓能氣至藝  
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樂曾是濫  
科涼風徐動於鄭奏遽云失節寒谷儻移於鄒律何以加  
刑克叶之薰無令寘棘

五品女樂判

辛為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訴云三品已上有一

部不伏

對

前人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命  
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為苟耽  
盈耳之繁遂過槩兮之數廣張女列徒効尤於馬融內顧  
何功欲思齊於魏絳罔循唐令空滿宋音雖興一部之詞  
其如隔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七 終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判六

樂門十九道

樂官樂司請考判二道 夷樂判一道

旄人奏散判二道 瞽相判一道

樂懸畫蚡蟠判四道 鍾官所鑄判二道

笙師不施春牘判一道 笛判一道

琴有殺聲判一道 學琴不進判一道

學歌玄晏判一道 樂師教舞判一道

習結風伎判一道

樂官樂師請考判

景任樂司博士教弟子難色五周成請進者所司以不能



發蒙教不進考不伏

對

王智明

聖人返古之道崇尚雅樂笙鏞鐃洋絲竹宴衍后夔節響  
子野垂聽文侯睹而存魏仲尼悅而留齊故列其樂司班  
以胄子九變至妙五年成聲一作八音克諧奏之方澤地祗昇登  
之圓丘天神降師則獲考所由奚疑童蒙之來可以漸進  
功不聞教胡用抑為格令無文謂宜憑據

同前

姜立佑

和以人神文之金石所以發揮時政導揚國風惟景職在  
伶倫克諧聲律笙鏞以間本歌頌而知音鍾鼓是陳謂鏗  
鏘之在耳師也有教藝則不孤故得遠會生徒方來胄子

發成難色功正在於發蒙獎勸多方亦何疑於進考

夷樂鞮鞻為任判

甲為鞮鞻乃以為南方所習將訓之於人人以為非訴其  
有謬甲不伏

對

萬邦作又同乎文軌百度為貞崇其禮樂祖考來格神人  
以和必四夷而克諧明庶士之交正國家一其區寓無思  
不伏歲覲有差方物斯備越裳重譯爰歸翡翠之昧大宛  
久關一作開攸聞汗血之獻故得鞮鞻是列一作別聲律會同  
諭彼來王昭其率舞擊石拊石歎入子於以雅以任義與  
聲詩頌泉魚涵泳聽朱絃而屢昇雲鳳騫迴訓金奏而不

去考都鄙之所習順操土風混夷夏之聲塵以廣朝命各  
得其所無相奪倫明九序之惟歌均兩塔之無事甲之所  
訓亦無情焉人則未從其為過矣且南方北方之樂惟禁  
惟任之名既人絕而路殊誠有條而不紊辨方正位允執  
其中明罰勅法亦可不罔

旄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于朝旄人奏散不以鞞為惠文冠所持辭  
云屬鞞鞞氏

對

張秀明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皇恩載洽式宴于朝眷彼旄人掌我  
夷樂邊夏不雜聲未動一作勤於禁鞞風霜有典罪已彰於

惠文雖御史彈毫雅存綱紀而旄人有訴請問鞞鞞

同前

常無欲

中國有孚殊方委款不遠波海來趨天闕仰衣冠而竭誠  
願臣妾而見訴國客茲備式宴且酣方樂未陳闕歌與舞  
旄人典斯鍾鼓職彼誅任既乖周舍之宜須宜踈遺之罰  
為惠文所抵信得其由推鞞鞞之憊一作借未聞其可

瞽相判

得太常備宿懸於太祭有瞽而無相步所由請罪之

對

禮以導志樂以和聲為儼詔而率先陳相步而汲引是立  
扶工之稱式陳視瞭之司相頡而成襄濟為道乃鍾牙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比義實陳雷之喻豎等彼塌窟寧聞獨用均茲黼黻必在  
同施惟太常之官曹司雅樂之制度屢承太祭恭備宿懸  
杳杳嚴更滴銀壺而始唱鏘鏘逸韻考金奏而斯聞會彼  
公人咸資瞽者心則通於師曠目非類於離婁子夏新名  
徒起移冠之號荆軻舊客終聞擊筑之娛質明而行已敷  
容於肅敬晏朝而退爰輟響於宮商祝史正詞良非矯舉  
相步乖位何惜規儀就以逡巡其誰告導若蒙泉之無適  
非大車之利往雖六變六同不齊其節而及階及席是闕  
于言良未展於扶工禮將至於顛越此而不罰其有何誅

樂懸畫蚡蟠判

得樂懸上畫蚡蟠所司以細碎失禮不伏

對

樂備鐘鼓功存雕刻必資萬物之飾以助成器之雄况猛  
簾蕙蕙有筍嶷嶷懸以千石扣乎萬鈞績而為形畢存旁  
行之彙微而裨箬何隔羽鳴之族所司昧禮未曰博通且  
考工之記實存其目梓人之職亦著恒規盡伯益之能名  
咸一夔而可變事既有據刑欲何施

同前

范貞拙

體國經野在乎六職審材辨器謂之百工須任宜以播聲  
當舉類以為用故羸者羽者爰標大獸之名連行 行寔  
曰小蟲之屬施大於筍簾發爾標形篆小於宗彝寂然為  
象有此成則斯無替之何彼所司用荒厥職以為細碎不

亦宜乎

同前

朱温

一作

昔者先王制禮作樂也象物昭著厥儀孔殷大夏雲門既脩之於千帝金鍾王磬亦盡之於五采用能文物以紀聲名有差習之以和人悅衆播之以移風易俗當今命夔奏樂使鳳振羽豈蟹虫之虛責何蚡螭之矯言應為細碎微軀別有所飾輕清雅樂此非其任所司是舉深得其宜請革前非仍科後罪

同前

應天為同合雷作氣殊以堵肆設其簏業式覩周禮爰命工人備物雕鏤兼節丹漆恕鯨與翼鳴食賦旁行將跳躍咸脩因木生姿似得陰陽之氣異體分象各類清濁之音有何踈失以為細碎稽古未爽不伏何疑

鍾官所鑄判

庚為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云鉛錫未足

對

沈逢年

國家業籍承平道惟禮樂既克諧之是非豈鍾鼓之云乎調白雪之琴薰風已被蓄應霜之氣職務司存必俟洪鍾之功更叶陶鈞之力而和戎魏絳須錫歌鍾救衛于奚理存名噐豈得時須有失歲計不充懼金玉之科條託鉛錫之闕乏何不豫呈功課早計有無遠乎鑄銅之山近取罰緩之坐宜棘之典今也何逃握蘭之見斯焉謂得

同前

鄭若方

我皇開元首正禮交樂舉智力者盡其謀能聰明者竭其  
 視聽不勤爾職自貽伊咎相彼鳧氏實乃鯨鍾理宜鎔鑄  
 有方必使功程無闕鍾之為用其大矣哉至若密勿九重  
 奏畧漏於銅史鏗鉤萬樂應宮懸於玉階可以和人神可  
 以節寒暑庶乃不率厥典坐於縱墮鉛錫未足胡不唱言  
 尸曠有歸虛為詭訴且六師分掌四方取則既參詳於甲  
 令亦簡孚於庚罪績用莫展誠自得之寮佐斯替固其宜  
 矣

笙師不施春續判

甲為笙師以敬陔樂不施春 等三品科之訴不伏

對

大同分序則備禮文九夏成章式明詩頌所以賓射喪祭  
 軍旅會同必將有陳罔或無度求言春續喻此安絃以諧  
 八音實為三品伐檀樂於雲夢影落梢雲採貞勁于仙壇  
 色移寒雪夙開揮斲素列廣脩因玉潤之呈姿節金奏以  
 為用惟甲司至有味欽承無相奪倫未求諸已不以其道  
 輕欲訓人杳眇笙歌詎騫廻於鳳影嬋娟篠蕩殊髣髴於  
 龍鳴應雅莫脩墳筮坐軼至若教之陔夏用以娛賓候終  
 宴而言歸慮沉酣而越禮為之行節肅以威儀釀取歎於  
 傾家飲無罪於終日遵其聲律必在和均忽貽顧於周郎  
 豈忘味於宣父不謀其政遐棄厥司當審詞以定刑度先

迷而後得

笛判

甲制解碧以當適本四加一折由科其不節訴不伏

對

玉潤碧鮮靄青其之秀色龍吟鳳吹發寥亮之飛聲始立

制於工人方勸一作歡侑於君子簡易爰在繁會斯深惟甲

練精而成厥象躋攀絕巘陟彼九成剗制直姿謚為雙笛

撫羗人之効躅裁以當適感越客而興悲方延作賦霜候

無變寧俟斲磨風韻將調遠資律度加君明之後出畢以

五音佇叔夏之前規奏其二調落梅香遍日滿風前折柳

陰踈橫分塞上固無失於倫序宛有叶於和均不節論辜

未知其可

琴有殺聲判

甲鼓琴多殺聲景與其隣懸鏡於樹以整大察之盡達微

隱甲訟景非理云恐有害人

對

綠琴高張觸物易操朱絃促調綠心應聲既峩峩以在山

亦蕩蕩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屬無為亦歡

娛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蟬

之思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邂逅商音有隣便覺鏡懸於樹

疑桂蒐之澄空水止於盤若水壺之在鑑隱微必察善惡

斯彰纔聞蔡氏之絃遽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

極

一作抵

於章程事則可憑訟宜

一作乃

無咎

學琴不進判

乙學鼓琴於伶曹十日不進將捷之訟云未得其教仰正

斷

對

李希言

情惜琴德先聖所營詠薰風以解愠歌白雪而成操士具  
不撤國有其官將以盪滌放心發揚和氣不有君子其能  
爾乎乙學安絃同宣尼之不進伶將執朴異師襄之下拜  
已習其數又得其人聞一作問諸禦寇之書是曰文王之操  
若伶人子弟先文職官苟慢常以致尤遂飾詞以文過則  
擅楚之道何所疑焉

學歌玄宴判

得景學歌玄宴多肉好之音人告非特

對

李靈光

圓首方足戴天履地稟陰陽生殺之氣有喜怒哀樂之心  
舞所以節宣禮容歌所以吟詠情性故端木發問豈盡師  
乙之節薛談學謳未窮秦青之技才有用捨命有通塞滄  
浪水清不行南楚白石山爛遂感東齊窮者或歌道固難  
廢惟景所學應有攸歸微妙之音雖聞是習貞俗之禮一作  
韻亦復懸殊悼彼玄宴之辰宜暢清都之奏紫芝仙客揭  
雅曲於重玄丹洞羽人吹真聲於倒景一作碧落聆彼肉好奇  
殊骨間既非慶雲韶夏之作又匪白雪陽春之調睽彼嘉

會乖茲正聲人告非時雅符通典

樂師教舞判

甲年十三為國子樂師教之舞象甲不受命樂師將撻甲云違禮不伏

對

夏序殷膠建國重務養老尊齒先王大猷所以長幼分規道業差序或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章中和祇庸遵規儀於性府既大成以方就圓一作小舞而首陳必在準繩無或差忒興言國子辯慧斯文系彼勳華金張錫慶遵其禮樂遊夏申歡學必幼儀言辭外傳午深舞勺及踐上庠春誦夏絃深其順節尊師重道寧願踰聞

佩觿之辰成童未及摳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乎聞一知二亦何守其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徇之年限制於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朴作教刑撫事難從捶楚

習結風伎判

得乙習結風之技縣長以其惰業責之

對

舞以盡意用察其形或因序而持芬有傳規而去籥是以六英方變用禮神祇八胤成章以和邦國雖聲歌而會理終鄭雅而殊制陳之典則誠以怠荒乙也妄庸居然訓習非策名於樂府潛託志於結風謂小吏之期仙鳳凰均影



學參軍之式宴鸚鵡成衣長袖踣躑一作踣躑未呈妙於風結  
鳴絃糾舉受寘罪於霜科足訓疲人誠為茂宰宜從改革  
無或因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九

判七

師學門十六道

申公杜門判二道

坐於左塾判二道

聚徒教授判二道

蜀物至京判二道

生徒擢塵判一道

陳設印綬判一道

為其師掃判二道

掘窖試之判一道

去師之妻判一道

請益不退判一道

勤學犯夜判一道

申公杜門判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眾百餘人里中興訟

對

儒惟教先學乃德本苟立誠以脩業終養中而果行故道  
存斯貴方類是歸無愆自遠之會庶廣克成之業雖門人  
請益既有孚於昇新而邑里無儀却興言於獄訟沉吟漢  
牘反復周典黨而成聚義非止於嚴科問以辯之理何妨  
於聚學况杜門不出事匪干進敦魯服之玄風指楚郊之  
遠避講習典禮翱翔墳素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門諒旌  
賁之可知豈訟聲之所及捨而勿問深謂國章

同前

母嬰

達士遵德至人榮道金圖玉簡自勤鄒壁之書綠綬青章  
不樂漢庭之貴申公括囊墳史養道衡門洞任一作之書  
倉擬曹魯之經苑知尚仁乎跡疑重任吾德以逾高聞俗

望之事畢杜茲門而不出仲舒之帷屢下太丘之衆增多  
適光闡於邦儒遽辭興一作何於里訟况詩宗傳府馬鄭  
之徒鴻儒碩生游夏之黨周人紀律不覩於前科鄭國鑄  
書未彰乎舊法庶惟先託謂合通方

坐於左塾判

里胥坐於左塾隣長怒而逐之縣科無禮隣長訴非失

對

盧昌

人最物靈道由學立詩書禮樂列聖巨儒之教行孝慈忠  
良父子君臣之義備是以國學宏建東序西序鄉校大起  
右塾左塾聞詩以言執禮而動遵夫子之善誘仰先師之  
至德里胥莫從鄉心人一作是類公門鞠恭未彰於嘉躅費

塾促膝便乖於令典苟茲無禮胡異有皮隣長逐之允諸  
宜矣縣曹方斷竊未得書疑

同前

馬損

聖人作孚百姓以理農夫版田乃亦有秋中庸可範則鄉  
有黨而國有學南畝不勤則里有胥而隣有長豈獨敦崇  
耕稼平秩出入亦將禮異班白儀成風化胥關於禮自可  
微詞長怒逐之夫何釁焉縣司科罪亦未為得無方之士  
誠宜咎之

聚徒教授判

甲聚徒教授每春秋享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對

宋少真

學以知道行以成德謂脩己之不懈則化人而有孚甲指  
習詩書佩服忠信談經不同於稷下請益其多強學頗類  
於關西發蒙斯眾既聞講道亦見習儀且享以訓人射則  
觀德素木瓠葉足表獻酬之教系弧蒿矢方昭揖遜之容  
學不習而則無禮不行而斯壞刑而詰致何迷鄒魯之風  
習以見尤其如城闕之刺祭遵施之於軍旅尚不云非劉  
昆列之於家庭且未言失古則可據今何以疑所謂習不  
違經學無廢業告人昧識徒効西隣之責言在甲合儀請  
遵東觀之故事

同前

胡連

學以道尊禮為教首事克師古人焉生惑眷言彼甲惟德

潤身敦詩閱禮奉守先王之訓博聞強識能為君子之儒  
是以生徒酸奔負笈雲集一作華橫經紛其滿席執禮爛其  
盈門故能春秋匪懈享祀不忒教胄子之威儀陳鄉人之  
揖遜登以素噐射從薄物稽諸匏葉有若繫蘋桑弧不類  
於桃弧兔首豈齊於狸首同劉昆之故事習俎豆於私室  
異祭遵之前式陳禮容於軍旅古則無議今亦何傷徒小  
有言責其行禮欲崇北海之術謹遵東觀之詞

蜀物至京判

得廬江人使計吏多賫蜀物至京分遺博士巡使問其故  
云官長勸人非為已也

對

李暄

有禮則安不學將落方斯一作斯化俗必在崇儒仰彼廬江

抑惟循吏等文翁之從政遺德未忘類邵父之為邦餘芳

尚在是故循疑作脩其禮物隨此計偕豈燕昭之築臺自尊

郡士何楚元之設醴獨致書生將使洙泗之風未聞函丈

一作杖按禮記席間丈注容杖足以指畫也丈或為杖舞雩之禮重見摠衣敢升夫

子之堂是樂先王之道巡使楊君之化疑作安俗而行疑

爾所為因之問政是可嘉其稟命賞此承式誠勸人之有

以非為已而何傷

同前

經邦致理化人成俗率由廣學可以移風或美政之聿脩  
則善誘而為訓眷言官長頗為循良精敏其才使乎計吏

減少府之用度留實渝之貨物無資力布行備束脩詣秦  
京而訪道遺魯儒而請益就賢體遠既虛往而實來閱禮  
敦書果日就而月將類朱蓋之一作易染非檟楚以收成  
自成洙泗之風以變廬江之俗百年講學諒崇化於文翁  
三月舞雩寧懸詠於宣父巡使致詰胡乃不經計偕有詞  
足以明道

生徒摧塵判

曲阜縣中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欲祭遺門令生徒顏恭炊  
飯及有塵落甑中恭官召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勇譖恭  
於禮失恭云不知將祭州科罪者斷雪

對

曲阜境帶龜蒙地隣鳧繹淹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  
里詩書洙泗之英規尚在孔禮家承學府業宗詞林黃金  
滿籬白珪無瑕泮宮刷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啓  
龍蹲之教壇花啓一作杏設絳帳而橫經市葉抽一作槐  
據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見而雩大備  
嚴禋之禮類恭躬忝胄子跡齒顓門叨承俎豆之間竊聽  
弦歌之末爰崇奠祭乃肅案盛方執爨於吳樵忽飛塵於  
范甑師乃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忝衣罰  
罪合寘於嚴科無大一作失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  
頗涉深文臺局寬刑寔尊平曲

陳設印綬判

甲陳其車馬印綬諸生非之曰稽古之力豈無前事

對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聞強識究前言而識徃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續于斧棘十五志學僚其發蒙黃憲而初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內多譽方今羨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弦遠邁未平之際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平所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是庭列輜駕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徒矜稽古之力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桓春卿之雅意誰復間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為其師掃判

甲為鄉學生為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賓將至

對

稽先王之國法閱司徒之教典必由鄉校馴致膠庠用繫童蒙方論俊造資鼓篋以懋德表師嚴而道遵甲也嗜學因心琢玉成器憤排以攻木舂容而扣鍾然由衷執顏罔敢勦說初布席以函丈終樞衣而負墻問道非飲食之賓鳴謙用掃除之隸而禮去聚突義在攝齊賓主有儀應對無失主人觀禮弟子脩容訴人無乖所宜或者如何致詰

同前

顯業就師有大小之間函丈待扣慎先後之傳故得怡然有孚相悅以解甲強學自立博習成性樞衣以往如趨闕

里之前請益而來疑在舞雩之上宜務知遠者而願學焉  
仲尼先乎祖述傳說念以終始豈可異子皮之言淺者何  
効師卜商之業末也無一作那如或屢聞長者之言將習少  
儀之禮心善魏勃宜拘袂於席前志異陳蕃或洒掃于庭  
內不議罪此無施勞心

掘窖試之判

甲訓弟子五百人業將成乃掘窖試之令甲泣下方道之  
或人告為妖甲不伏

對

家塾黨庠著以訓人之道儒生辨士分其志學之門擊磬  
同心珠玉殊制登四科而未覲鑿三窖而斯聞是以馮軾

下齊未譽酈生之說處囊辭趙遷推毛遂之言藉以師資  
成乎藝業是有伏膺之義攸呈緩頰之期甲道茂人倫才  
標鬼谷青溪託志自餘千仞之幽絳帳尊居早訓三端之  
藝摠衣鼓篋游夏斯均合從連衡蘇張式擬合生徒之五  
百類門人之三千濟濟分儀恂恂善誘服勤請益聞聚照  
於丹瑩日就月將都試詞於黃馬卒以明試從而謝歸言  
遵掘窖之由庶察懸河之辨交頤泫泣知感激之攸同礪  
角含姿識牽授疑作援之或異事乃師古跡匪于誅告以為  
妖此情何謬

去師之妻判

甲受業於乙乃去乙之妻同門以為失弟子之禮郡欲科

罪甲云行古之道也所由不能定

對

張皓

學以居士人斯守業曾射御之必習在師資而有敬甲性  
匪生知才殊特達將祈代耕之祿式執摠衣之訓既而請  
益不倦寧止于五經廣業惟勤實苞乎六藝庶將貽厥小  
學與亦臻夫大成列孔氏之四科登周官之一命且猶父  
之禮義固非經從夫而尊敬亦宜廣厥妻雖忘于母訓惟  
一旦豫於人師縱隣樹以致嫌匪門生之或譏何乃窺其  
家室專務去彼遂使老萊之婦坐失齊眉之歡買臣之妻  
終成反目之恨况人實有偶甲則無良計以為直嘗聞君  
子之惡犯而不隱乃昧事師之迹失禮之告誠謂有孚行  
古之道未知其可

請益不退判

戊待先生視日早暮不請退鄉大夫責之詞云方及請益

對

書稱教胄禮貴來學問一之道式昭在三之儀斯著戊行  
敦素履名列青襟懼扞格之無誠誠挑撻以自制滿籛不  
顧方欲期於俯拾重席擬登何敢遽云請退然先生在位  
侍坐以時自合發問有儀使師逸功倍何得請益無節致  
視日欠伸雖涉進德之端其若伏膺之道鄉大夫之責是  
謂知言門弟子之禮不應飾詐息焉有故還生且放嬾眠  
懲之勿深寧越豈宜鞭撻請舉坐舫之罰式陳鼓篋之誠



誠一作

勤學犯夜判

長安令杜虛有百姓王丁犯夜為吏所拘虛問其故答云  
從師授書不覺日暮虛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  
本使吏送歸家御史彈金吾郎將不覺人犯夜訴云縣令  
送歸非金吾之罪

對

蘇頌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也  
如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滿金  
非寶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暝出香街聽嚴城之鍾鼓  
歸與不逮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女姦擿伏冀靜  
於桴鼓慕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抵彛條竟什  
吏人之執旋辱宰君之惠綉衣驄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晝  
金吾翊道雖將順其美不在伺察而名恭爾職罔或愆違  
有觸踈羅允符嚴簡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

判八

勤學脩教師歿直講門十六道

勤學

求隣壁光判二道

勿途墜坑判一道

耽書穿床判一道

脩教

投諸棘寄判二道

師歿

立廟藏衣判一道

着服六年判二道

事貌相似判二道

貌似温敏判一道

吊服加麻判二道

直講

直講無他伎判二道

勤學

求隣壁光判

郝珍姓好讀書家貧隣家宣乃穿隣壁取燭光隣告為盜

對

郝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 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掩蓬

門之三逕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志一作短 因人之

利尚或不為竊隣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

疲原憲弊衣杖藜而非病顏回陋巷飲水而多歡既知讀

書應聞對馬與其鑿穿何如聚螢若觀過知仁推情赦獄

之婦尚未過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遺禮

入律理或難容居法徇私 斯焉有在

同前

康廷之

郝珍荷衣橫帶緝柳編蒲 賤籬金將希片王南都自富

比郭實貧殊謝梁鴻不求因熟乃如蘇季願借餘光已接

武於匡衡方齊蹤於甯越室 以非遂未窺夫子之墻紡績

可兼輒鑿隣人之壁情非竊 以事涉穿窬一作情非竊 盜事涉穿窬 抑

有前聞宜徵故實從按記過 合論辜

於途墜坑判

甯子讀書於途墜坑來晚師行 擅楚令以罰非其罪令師

謝過俱不伏

對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田範君子誰非用心猶哉  
審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走之能匹負書擔笠豈蘇  
秦之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死中襟而始勵經巨燿而  
方歸師以來晚見嫌聊申櫛楚以罰非其罪乃起異端  
在師雖則傷嚴遣謝又乖通論一尊無謝卑之禮卑有順  
上之心蒙雖不才此未為允

耽書着床判

孔安家貧耽書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邑宰以為惰農遂  
蒙答責庶使謂高賢附狀

對

崔融

孔安家承闕里訓習淹中黃叔度之平生朱買臣之故事  
康成進德斯覽卷於八千士安行道願加年於數百邑宰  
職當訓俗務在化人管幼安之藜床莫欽高義王君公之  
板榻靡尚真規縲紲冶長昔聞其事鞭撻審越今見其人  
徒有望於勤農終致慙於勵學庶使親承聖旨肅事澄清  
一字之褒人知激節片言之貶士識愧心附狀稱不優賢  
據理自湏慙德更懷文過湏是提刑

惰教

投諸棘寄判

得國子監稱諸胄子不親師教將棘寄之省讓其侵冒刑  
章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對

于峴

有教無類下學上達春詩秋禮日就月將必復象賢之規以光齒冑之訓喻玉成器符金滿籛渥赭觀其屢舞拾青嘉其載擇况乎服勤多闕仰止徒虛温故知新未之已也進德脩業此其謂何是朽木之難雕非櫟楚之能及造士選士匪曰伊人左鄉右鄉攸稱往誥雖迂夫夔寄斥之遐邈且涉禦魑之罰將有招魂之詞會府以近滿刑章言按法理監司以遠探經義事合禮文亦既將一作狀申復奚科抑

同前

蘇婉

聖人設教克勤于學冑子從師罕能由禮惟彼成均奉職

崇伯分官將舞樂以持旄俾歌詩而序齒進而函丈知檢

紫之華

一有終一作經字終退字

且負墻識滿金之喻

一有不傳其習訓字

或失于多嗟爾寡聞孰云功倍叩之勿應則罰於從容發然後禁何驚於扞格誠宜朴作二物吾與其進焉夔寄四夷若斯見罰伺行父之逐鳥豈待庶乎徵楚子之奪牛理固深也不師之教雖載於禮經侵冑之刑合歸於司寇仍為多訴無乃厚誣

師歿

立廟藏衣判

甲脩潔矩之道歿後其弟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冠琴書人告越禮

對

就賢體遠稱以動衆親師觀奧知乎成植甲允迪厥訓克  
懋存誠弘道惟人脩詞在已視博習之志初遊焉息焉觀  
絮矩之心後不寢不食况早承函丈常忝儒林讀夫子之  
微言習門人之正義學而已講吾其不憂歲月之微一作  
梁木斯壞予在川上歎逝者之如斯人之云亡痛吾徒之  
安仰常時講位乍起於悲風他日荒墳俄懸於苦月輪奐  
斯在歌笑還升仰生前之令名存歿後之遺象上棟下宇  
不革故而廟成自堂徂軒咸昇新而貌立藏衣冠而不墜  
委琴書而宛在且心喪三年是則是效亭傳四序有嚴有  
翼彼猶薄訴此實厚誣道雖謝於周書理亦殷於魯典緘

彼言者不亦可乎

着服六年判

兖州人平辯受業於田才才亡辯着服六年廬於墓側刺  
史以爲違經越禮妄造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遣小女上策  
稱寬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對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籬金道光珍席夙漸昇堂  
之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  
還如北海之前函丈摠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辯零川童子  
闕里諸生常因閉戶之勤豫受專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  
希變采於朱藍日就月將罰一作水之恩何極陵夷谷徒

顏山之痛已深舊宅淒清空聞系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  
嗟二物之長收願百身而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對  
松楸六遷檀栢曩時儒肆喜遇祥鱸今日凶廬悲逢吊鶴  
論情雖會於寧戚邊理未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  
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禁三年固其未得少女以啣  
冤伏奏雅叶於鷄鳴大使以糾慝彈豪正諧於隼擊即宜  
錄奏伏聽宸衷

同前

不學墻面先哲之格言以德潤身前賢之令軌孔立要道  
逐楊震以西來馬融門生隨鄭玄而東去田才地隣鄒魯  
俗富詩書水接沂川家傳禮樂白圭無玷孤一作標席上

之珍黃金可輕獨貴林中之寶平辨伏膺道術企足風猷  
訪顏子於淹中得田生於足下葉抽槐市鼓篋筭而殘緇  
帷花發杏壇整襟裾而趨絳帳一登闕闕積寒暄知十  
之業既弘在三之敬尤重專門春誦高臺於是忽傾負一作  
扶杖晨歌梁木由是遽壞荒階積雪徒規東廊之蹤逝水  
驚波無復西河之氣師資之禮痛貫幽靈伏道之誠悲深  
卉木葺昔廬於墓側製麻服於塋前檀木遷移葭灰屢變  
墳抽細草撫書帶而增悲牖桂殘絲拂琴絃而求慕刺史  
褰帷魯國剖竹零壇馮熊軾以宣風樹準旃而展化以爲  
非禮將作異端不樹小堂之陰翻行叢棘之酷昔門人子  
貢廬於孔氏之墳弟子叔然制彼鄭生之服六年不釋於

禮稍乖三載錮身在情何忍但以事符公冶繫犴獄而多  
牢命彼緹縈仰鳳闈而長斗庶使垂星整俗驛傳宣威正  
豸冠以觸邪下烏臺而肅物文既陳請使又彈非霜簡載  
馳雪身無路兩頭今既發覺一面何使一作所逃刑宜降朱  
轡用直一作申丹筆

事貌相似判

甲容貌與乙相似甲歿後門人師事乙隣人讓其非禮

對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惑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于有若歲丁  
辰已甲遂云亡一作七儒月亦居儲乙方傳學實喪予於東魯  
復疑汝於西河已寂琴歌詎聞金石思其笑語寧忘一作

水之恩慕彼威儀一作循誘爰動頽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

還昇弟子之堂惟爾嗣音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然

一作何諸有事古風未驚今聽

同前

道在則紫金籬非寶學而時習珍席為儒甲業擅專門勤  
茲閉戶夙漸淹中之訓方傳壁裏之書絳帳談經蒙求者  
雲集緇帷講道鑽仰者電趨濟濟祈祈升堂入室夏弦春  
誦未厭于青藍閱水頽山遽悲於壞木歿而不作逝者何  
追道無常師未宜膠柱貌有相似自可樞衣昔夫子門人  
見師於有若馬融弟子或從於鄭玄故事非遙讓之未可  
貌似温敏判



儒生温敏歿或有貌似敏者弟子共師之縣令責其無知

封

唐昭明

温敏果行育德依仁游藝道鬱黃中聲芬白賁才克憂烏

一作針左氏之膏育學綜成麟傳聖人之糟粕既而生也

有涯歲聿其逝情殷埋玉迹一作必應金類宣父之云亡

還思有若同蔡邕之已歿更重五賁雖其人已還而典刑

可想或欽遺韻用展師資唯彰好道之誠何宜無儀之論

縣令奉子男之秩守常茲之戒非欲使提耳流訓掣肘無

譏錯節盤根抑亦殊道移風易俗何妨異代縱有科罰未

累德音無點一作憲章並宜告記

吊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吊服加麻出有所之則經乙

則經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為師制服並不伏

對

顏勝

理範通明國圖惟遠班和正本式古崇風訓學典文當今

是教甲乙同志嬭化從師春誦夏弦自得西河之美摠衣

函丈無非北海之遊道叶雲壇聲高闕里鴻都盛業方列

義於儒堂電隙流年奄生悲於泉戶兩楹之夢豈迴景於

西山二豎之災竟遊魂於北斗壞木之悲一作怨一作師也何追

顏山之哀吾將安仰因情定禮自可虔於心喪吊服加麻

實無虧於聖政甲出而經是依古也乙君則否奚所咎焉

既不異於門人信無微於魯禮欲加之罪其有辭乎

同前

盧昌

惟甲惟乙夙庇唐封如琢如磨服勤師訓自凝情於竹素  
將比色於朱藍既而逝水方驚梁木其壞微言已絕先師  
從召於鶴書素業無憑弟子空思於鱣序閑階寂歷泣對  
履基舊宅淒清愁聞絲竹爰制纓經以報師資雖乖心喪  
之儀未失禮經之意何如宣尼既沒予貢一作夏非為盧鄭生  
云亡叔然制服往哲不貽伊誚縣司何遽見繩請寬二公  
之憊無濫五刑之法

直講

直講無他伎判

丁專經直講每無他伎進考或人告濫

對

王靈漸

丁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氏之六藝當孔門之四科  
淑行惟新鱣魚已落清言如屑塵尾先搖既珍席之有光  
亦經笥之攸屬籛金奪價琢玉成功皆取判於一經蓋不  
資於他伎誣其善誘生此薄言由也無人常聞於片折參  
則不敏必造其兩詞請更推尋然議斷割

同前

常無欲

典禮之興講經為要安人和衆學古入官丁以專經直講  
精師訓造藝成重席業固專門歌詠先王頌聲以光於講  
肆討論文義德化籍甚於談筵考課攸歸勤效斯在以無  
他伎蒙竊惑焉且州縣徒勞自拘於常式庠序爰設亦著

於其章妄告之人須科反坐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教授文書門二十一道

博士教授判一道

持論湯武判一道

無鬼論判三道

丹書判一道

讀書判一道

文書判一道

寫告身判一道

博士教授

任太學博士或告教授失所云不知輕清在何時叙

釋菜爭論判一道

持論攻擊判二道

注書判二道

學書判二道

識書判二道

傭書判二道

故紙判一道

對

宗伯建宮成均務學本乎風化爰立庠序人惟教首義在通經所授復據禮文有誤深非儒者講信之道自闕師資齒胄之儀曾非挑撻四時訓誘事乃箴如三月違仁豈無尤矣凡如迷復未曉輕清儻舞樂或乖問夔則可如論詩不足在鼎何觀既投刃而非虛宜稱一作觥而見罰

釋菜爭論判

得胡甲許乙俱任

一作

直講因釋菜爭論遂形於顏色各

持捶以相打法司科罪

對

膠庠之設國容在焉禮樂既陳王教茲始學之不講儒者

禮道或未行達人增歎皇上崇大文教褒進儒書藝淵

蘋可採爰奠祭於先師壇杏初開將發明於古學胡甲許

乙說禮談經異議既生爭論斯起操持捶扑恐學業之不

明顛墜衣裳見朝儀之有失四方從學華荒並奏百寮觀

禮簪紱成行不慎于儀何所取則既憊規矩合寘刑科

持論湯武判

乙開筵講湯武事弟子丁曰無食馬肝乙撻之不伏折師

塵尾事

對

君子為儒學以致道聖人立教言無非法乙惟廣業義取精嚴函丈席間未述唐虞之際開筵講肆遽言湯武之非

符彼黃生之談爰有青襟之刺不能伏羲故爲達人喻以  
馬肝足爲知味折之塵尾噴有煩言一秩何傷將子無怨

持論攻擊判

慎到遇接子於路因持論遂攻擊人謂之狂生自云非狂  
生

對

常從心

講學崇儒語郊先禮詩書之奧以佇言揚玄妙之門方求  
理辨初聞慎接具折精微旣遇於途詎爲傾蓋之厚各持  
其論以爭重席之功湯池鐵城取言詞而自困焚舟夷竈  
庶攻擊而無迴設喻指之縱橫不聞三倒語折角之勝負  
方持兩端孔丘聽歌知接輿之有德漢高揮洗見酈生之

不狂拘繫之端冷長何在言談之下甯越無辜恭論而  
請從一釋

同前

賈承擘

淹中闡教摠三墳以昭彰稷下馳聲籠百家而紛糾是以  
陶冶代俗脂粉寰中事鬱不刊之書理貫無疆之美惟慎  
與接契叶情忘忽遇諸途乃相問道探賸致遠飛辨交馳  
索隱鈞深玄談競瀉如磋如切頻登更僕之筵無體無方  
屢動起予之對公超山北吞九八於辭場伯起關西咀數  
千於辨囿孰謂寡識莫測高人輒此拘之誠爲未可

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汝者甲云

乙似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不伏

對

鄭績

神理茫昧幽期眇蠻揆之於有演象渙於周經覈之於無持論標於晉史甲也持離堅之辨乙也違死妄之災人謀鬼謀殊預能之迹一生一死等交情之見雖在原有急難之忿而徙壑無可返之冤不降錫齡之神忽怨淫昏之鬼且當其變起倉卒事兼天枉苟寧我之是圖豈恤人之有責况泛詳昭典靡及幽途讓以偷生方期耻格抑之謀殺稍涉淫刑非見所窺事宜從記

同前

趙不疑

惟恍惟惚甄巨匠於無名一陰一陽鼓鴻鈞而不息是知

人道玄遠予所不言甲以志尚縱橫心懷真正振談端於海嶽抗高議於雲天取類阮瞻疑書生之自屈有符宗岱遇使者之方求乙以才貌畧同稱其似是殊仲偕之昆弟於此相推異張衡之後身斯焉見取生乎公府無聞鶴板之徵冥冥幽途忽見鵲衣之召弟以鶴原義切鴈序情深惜棣萼之無春恨泉扃之不曙告稱謀殺未達幽明語事雖云代命至理終當溢盡捨而不鞠實謂為宜

同前

張景明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羲之卦式載鬼一無一車脩象

人之冊文一無時生二豎未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

自專情非傳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于寶舊書斯為妄作

爰非有象持成論衡徒折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戾恍惚  
而見始慮阮瞻之疾髣髴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弔  
奄及茲凶以蔡邕之形初聞有似負莊叟之患溘然無疑  
一作見既求往於隙駒季實悲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  
冥滅切於懷而生乃有涯欲將誰咎薄言謀殺理謂無慮

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為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之

對

自鳥跡垂文龜圖渙彩經文光乎歎鳳詩叶繁乎歌鸞由  
是百氏分門九師殊見詞義紛雜褒貶莫同針彼膏肓起  
茲廢疾杜元凱先鳴於麟史王輔詞推雄於象繫一作高

山景恭何莫由斯斛律景投斧誓心題橋表志研精覃思  
溫故知新採摭群言遂立訓傳實求貽厥垂範將來長孫  
乙宅心典墳先無書藉習使迷於逐老窺字感於陰陶黃  
金滿贏罕有一經之譽白珪無玷不聞三復之言而猶借  
韻李奇竊名州黨今景男有訟方覺是非理須更為昌言  
美惡自然明白

同前

卦演龜文書分鳥字左言右史紛綸於圖謀帝典皇墳昭  
彰於篆籀自非沉鬱澹雅以居業修辭立誠以進德則未  
能究精微之奧窮闔闢之源惟彼長孫器劣才窳竊沉冥  
之號求著述之能覽向郭二莊其為可及見虞王兩史自

謂過之殊不知道不虛行名不苟得蝸甲蛇蛻有似之而非真實玉大弓亦得之而便失厚顏之甚實謂伊人景男之訟誠曰未達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慢藏致盜則又誰咎請更詳審待至量斷

冊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其親友一作觀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眾答之訴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數六藝研精百

其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非我堂矣自光緒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起列鴻都楊子玄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而不刊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息威於甯越

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員狎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奧四微收藏必溫故而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



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  
敗在官途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旌國史  
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  
言以錫來一作乘車之寶

同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芟從師服膺孔甲之書  
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庶有親仁之風乃思  
延譽之美為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  
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送卻  
詵之前縱可襲行諸則仰推故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  
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讀書判

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對

孫述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為  
先遂發憤而忘食既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  
習陰符徒成仲舒之淫不如元凱之癖或稱違法誠則伊  
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於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  
黃石授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失無寘于辟

識書判

乙家有論語讖隣告其畜禁書科徒一載郡斷無罪未知  
合否

對

薛邕

幽家玄苞秘書赤制賈逵是摘且未能言鄭興不為孰云  
有學倘在法而斯禁寧當刑而可捨不惟斯乙嗜學可加  
仰惠施之藏書得蔡邕之舊業通德惟異未聞北海之旌  
里仁是依遽致西隣之貴有論語之識則稱私畜禁書覽  
天官之文豈曰潛窺玄象將循名以責實何如少而為多  
役以牽傍是非舉直聞言是信雖吾子之有循執德不回  
終匹夫之為諒請從郡斷以黜隣告

同前

孫宿

先聖立言蓋非為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匪亂常如何  
議辟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遠邦禁同原伯  
之不悅或可見非比常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隣人誠為  
絆彼已未越彛倫遽欲論刑何縣吏之從昧不寘于理知  
郡司之有孚

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書於几上  
令使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為失禮欲科傲慢罪縣令以文  
同宿構堪為薦舉

對

康子元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贖求五百式賁人文而礫  
魄無拘忽醉厨中之酒崩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  
觚寫而旋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疑可爾

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茅茹以爲詞  
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敷堪薦郤洗之王眷茲兩  
議須遵一理昔嗣宗醕酌曾不寘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  
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之風

備書判

甲居道周以備書自業乙侮之折筆以答其背甲告他物  
毆人

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固無  
取於筆耕興義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衷靡及旁狎是  
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扶之何

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毆繫法所難逃

同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旣多門  
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  
榆之蔭備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甯  
越汗簡之責旣不見稱折筆之尤理宜從諱

寫告身判

麴紹違法寫告身邀勒選人爲選人所告

對

龍首高居惚群材以成務鴻翼漸陸入會府以叅名旣而  
樂鏡晨披山書密奏或連輝於喬木乍忝迹於塲苗九流

多材百司職廣既深隨牒理藉符文麴紹窮巷無資傭書  
有素兩臺之妙雅善於銀鈞什一之求近通於金市挂廻  
鸞之健筆狗鳧錮之輕資事既叶於私求迹已論於明憲  
一作論况籤授之法本在職司擅鳴既達一作且無條貫  
惟公書寫終自利刑既紊三章須窮兩造但選人以輕酬  
致怨麴紹以苟得生嫌若使不食先言便招後訟寘之嚴  
典惟會直繩

故紙判

州申遠年故紙請賣充公廨支用

對

六合為家萬方同貫用人文以成化藉鳥章而理物由是  
簿書嶽峙文帳波流酬答極於稽康沉迷昏於公幹按牘  
之理義在隨時曹局之資固宜適用即有年代浸遠事跡  
淪沒寘諸幽閣疑孔壁而生塵納以嚴局同汲書而有蠹  
桃花之色對春園而欲曉魚網之彩俯秋水而將沉羊續  
則不任補袍楊雄乃纔堪蓋醬令式既標年歲州縣自有  
準繩何事強申方來取決請以狀下任依彛途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判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棊門二十七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一作馬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一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

誤當時許蔡邕之冊書將傳後學况秘緯有府寫書

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乃罔齊於徐

疾覽之繁文豈將為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

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效於

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

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

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

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  
慙尺牘今乃字詰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  
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  
意雖則摩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  
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  
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真麒麟之閣而  
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  
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  
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滕口之訟方

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劍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  
工寫為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  
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辦於當  
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罪自撥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  
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  
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  
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娑娑王府掌握銀鈎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  
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  
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  
墜業擯遂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  
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仗之宏模績  
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卽擅一臺越市推珍還  
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

龍屬以功開揆日翥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瞳矐之畫  
闕式題飛榜方呈鵠反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  
花鏡裏非復青頰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  
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常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  
之明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  
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集無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辦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  
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爰毫



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  
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  
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書  
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生  
補乙為曆生訴稱曆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  
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達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王衡之度俱闕瓦兆之占二十

未能成章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下史之曹六日六旬任  
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  
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方讓詞庸無他計  
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各參爾位無或  
浮言

易家有歸裁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鄰人告其左道不  
伏

對

元稹 集無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  
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

背於周經而七八為占爾蓋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  
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  
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東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東脩訴云蓋伎術  
不可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  
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  
願知分野思辨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  
其禮同彼筭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著業

爾爾受財雖勒望於東脩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類同  
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為難東脩既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曲藝  
就彼師資隅際摳衣已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須稟先生  
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為妄矣在三  
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鄰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上  
瞻星識賢人於頴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  
東脩是徵所務雖殊於筭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成博物

計天儀而不差裨竄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須科虛訴之謬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諟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頤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曰服膺束脩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與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

揀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鍾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合有束脩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

後篇作得  
太學博士

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

本不許

此題又載五百十五卷今已削去

對

呂頴

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惜夫古訓

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不改  
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  
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  
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  
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  
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  
之見

同前

元稹 集無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大學以將務  
象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  
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  
譽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  
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惜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寧遠從衆之規惟彼  
國庠典夫胄子以爲公侯之胤自伐淹中謂其禮樂之家  
難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  
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化  
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園鑿而方  
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劇司業以訓導  
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  
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勸學者所  
宜聽之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入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絜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  
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  
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  
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蘩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  
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  
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耻  
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  
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

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  
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袂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  
戰勝戴鵬與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實爵西階判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定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  
將脩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屈宜展敬  
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  
既匪憊于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不

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湘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  
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蒞繫或獻何射於澤宮誠  
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嘉賓之  
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僭上辭未失於謙光覆視前經誠  
為未害

同前

穆贊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

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繁之節揖讓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為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為間庚為稽古或乃謏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周公制禮王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挂彛章

為允  
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理詳文將

圍碁

圍碁判

安比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肅

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

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弈碁  
橈師亭候懷爛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  
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

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戲  
雖費禘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  
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  
執簡彈遠白以群兇寔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  
逗撓雅符彛憲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判十一

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射御門三十一道

澤宮置福判六道

張侯下綱判五道

不以騶虞為節判一道

不以采蘋為節判二道

卿射司正倚旌判一道

賓觀武藝判一道

矜射判二道

祭侯判五道

馬驚師徒判七道

射不穿札判一道

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訴云  
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對

鄧承緒

王成



六藝之脩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  
實選上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徯步之張侯以鹿  
鳴而應樂設中置福用陳矢筭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  
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質定以和容  
豈罰觥之為慙亦削地而成耻禮之美者德實在茲况名  
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噐物有等寡王者之殊儀卑不踰  
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効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  
謹之義

同前

潘文環

祭以訓恭射唯觀德出正中質將定於賢愚備物致用是  
招其典禮瞻言爾甲司此澤宮張能侯以示威酌徯步而

然以高卑異等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固宜同於相圃而  
舉非王者爰可論於設中既無共職之德寧懼守官之効

同前

休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隸章先習禮於澤宮  
且觀德於方國恭惟彼甲天子有司承四體而能勤事一  
人而匪懈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昭回  
天光臨下拾矢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直福無中如何發彼  
有的法官之効以告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  
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同前

蔣準

射以觀德禮先擇士是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卑况聖  
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  
相圃司彼澤宮并夾既陳決拾斯似思備物以致用奚曠  
官以速充竟不具於鹿中乃空歌於狸首末學茲甚不敏  
則多天子之儀用或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解而  
有言 發的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  
之貢仍韶夏后之服繁謂

同前

裴子建

選賢觀德存乎射義為邦之度因文物以肅陳將祭之儀  
必先朝而慎習於是審茲裡步張彼熊侯揖至讓升和容  
顯於相圃持弓挾矢雅頌彰乎澤宮司馬分進退之規工

人奏蘋蘩之節百禮式序五善無替既有備於置福復  
遽於設中法官執此簡書欲行觥撻訴者確乎執理憑於  
名制用捨之道抑有司存且列國諸侯擇士而祭自守彝  
憲無相奪倫事乃屬於邦君罪寧歸於彼甲緬稽古訓斯  
為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同前

劉肱

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  
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遠一作吏澤宮  
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垂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  
三侯決拾既似於珣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一作鹿兕  
或有國之前聞皮稱熊豹盖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訢雖以

執禮為詞闕而不供終當毀積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對

劉瑾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效能於棲鵠賓之遂貫  
遽呈妙於啼猿魯不知措策有揖讓之儀飲筭行多少之  
節下綱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闕人而無禮袒  
決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恒憲

同前

王誼

國將郊禘王有聘享宴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既抗敦一作

弓乃堅天子張熊武之威謂侯異朱玄之殺不及地武

何所失儀高其下綱誠為順理然禮崇三讓無聞因請之

辭射有五容先招不至之訥雖飲於少筭自可奠豐而獻

爾發功方觀袒決於賓微於一作捨禮在景何所供儀但

欲旌能期於書過

同前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徑首

登歌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于

其位宜揖讓中節允諧一作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於

伐德綱則未下射何速如自貽監者之尤遂于司馬之政

不奠于坐誠叶周人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圃之事雖君

子之爭戒一作或所苟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  
謂叶平典

同前

姚承構

開彼澤宮臨茲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  
審固而動矢流貫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蔡笙鏞備於  
和體豈失于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綱靡及於地前飛羽虛  
驚於雲際坐奠斯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令  
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  
律之道斯合宜然

同前

嚴迪

景遵狸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  
賓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被  
彤弓既斨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  
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  
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實罰

不以騶虞為節判

大射之禮主司不以騶虞為節

對

寇泚

禮經之設寔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虔恪况大射斯御大  
侯既張誦狸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  
禮容爰遊爰豫一作爰式備於彛典崇折俎之儀助發生  
之氣豈得韶弓之旨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圃位已

垂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鷄鳩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不以采蘋為節判

對

常述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為節所由加罪訴稱非三命已上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誥惟甲  
幸逢光宅早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為會  
咸茲五善之儀興武與同必期多筭和容中質不出于正  
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  
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為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  
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暮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  
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為舉枉

同前

馮萬石

三皇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故澤宮相圃揆  
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章必備之  
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勸君子  
之爭制氏頗曉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徇疇人寧宜  
篋簠不修鍾鼓靡奏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  
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蘩一作采蘩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  
附等威咸依節制訢非三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  
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鄉射司正倚旌判

甲司正命獲者倚旌為有司所糾詞云兼官無事

對

李思元

國有燕饗代存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耦是辨其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眷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閑乃事序賓明揖讓之則進或歷階贊射辨升降之儀退惟輔序而決捨是飲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爰有倚旌之禮將欲乘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勸必明威容可則况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兼寧云離局之過有司所糾實負曠官之責

賓觀武藝判

乙為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答兩拜責其闕禮

對

李暄

侯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賓以相儀乙鄉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一作是欲體和容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空瞻棲鵠未盡主皮尚陳旅酬必候一作興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於威儀亦何勤於偏拜謂之有闕宜乎未耳

矜射判

樊少翁與箭張廻各自矜尚詣府以廻優少翁不伏

對

李迪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端而不棄居六藝以為先張廻擅飛衛之功樊少得養由

之妙同觀挂蝨並斷征鳥暫彎繁弱之弓載發忘歸之矢  
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於撝謙遽聞於矜尚君子無爭  
必也射乎府司既曰廻優少翁如何不伏

同前

郭行則

少翁繁弱靈苗張廻忘歸遠系各是良弓之子俱膺美箭  
之名類飭角以甄形攸資定體固鉄羽而成質期乎陷堅  
蓋取諸睽用明弧矢之利道該於藝允覲和容之能非唯  
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六鈞寔發  
養由之弦先於百中論其飲羽本爲相資詰以主皮事非  
獨善瞻言繕造何劣何優據其精靈徒矜徒尚文戰而朱  
覺先鳴齊驅而適聞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道方張廻非優

請符彙典

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對

袁欣

唯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微福於爾靈  
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  
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楮  
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筭少筭射人或觥於示疑作爾  
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  
介福雖非宴禮寔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  
乘騶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

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同前

魏兼柔

揖讓而升發彼以析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反求諸身甲主張三侯是供五射簋貳以薦初陳強飲強食之辭金奏既動間以采繫采蘋之節屬九圍有截五兵載橐宜習禮於澤宮可觀德於相圃下綱不及於池武中掩以待於乎弓惟若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焉稱非息宴妄為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徵甲免夫戾

同前

李挺

澤宮舊典相圃遺法實備多儀亦彰異數至若一日之澤息物休農四牡既朝勞動式宴於是取像狸步設廣庭之禮物載張獸侯量下綱於地武射之義也豈直主皮神則憑焉必侯工祝羞醢醢之嘉薦陳徹戒之順辭或中鵠而升則實爵以獻終乃示其慈惠庶將強其飲食正依經禮寧畏簡書爰詢栢署之言未達梓人之職甲之不伏可謂守官

同前

秦用

五善與能三侯是列俾射夫有獻庶君子必爭甲藝窮決拾心惟審固成規月滿則先張之弧如破風馳能發彼有的對梓人之成噐受司馬之滿觴祭則有經辭豈失舊既不寧是抗非貽福謂何且使臣農夫息宴以禮而主皮栖



九死英華 卷之五  
九  
鴿降殺吳宜如或獸侯斯張是則豸冠虛觸尚迷岐路更  
佇指縱

同前

姜庭琬

祭以主敬射以觀德三侯既設遂聞熊豹之差二簋可享  
爰申脯醢之奠甲進退有度揖讓而升方備於五善詎界  
於六藝有如武子之妙以取牛心類后羿之能無全雀目  
祭必如在神當格思唯寧者立以繼代不屬者抗而射汝  
強飲強食陳祝史之正辭克禋克祝介魯孫之景福必也  
正其齒位稱彼兕觥將勞農以休息乃示宴以惠慈鐵冠  
所糾恐未三思鉛刀見用終資一割同於噬腊難以其心

馬驚師徒判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為無勇卜氏遂死之  
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罪

對

梁庶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綬克敵  
是因舉旗攸屬卜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  
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  
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  
之客是用捐軀不愴一作吝視死如歸東野傾軛雖則其罪  
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執  
死節以寵鬼雄

同前

楊仲昌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羣吏聽誓先王垂則卜氏致躬斯役  
頗事戎昭似乘丘之物立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還  
塞北介冑慙容日暮城南鼓鼙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  
必割冀圖賞罰以制忠邪但授一作綏匪憊流矢斯驗嘉  
赴敵以徇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卜也  
之非罪宜捨諸而無惑

同前

呂令問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豈其  
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  
旣而師貞以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軍  
小將却遷死而欲奔非馬其人異叔牂之沒怨有矢在肉

知責父之非罪留人以告誠合誅之生也不欺將子無

同前

梁涉

赤羽相向魯戴乘丘之役紅塵交飛國驂責父之御事死  
象馬力均投牛變非銜檄驚爲流矢殊卻克之不止因潰  
齊軍成魯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汙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  
乃知非罪逝者旣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誅此焉  
寘理孰曰監軍雖欲必也正名是故惡夫佞者

同前

褚思光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檻檻有六月之師將執  
訊連連成九天之勝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  
師有懸責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慝未窮通

憲必若馬為流矢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道一作  
誅得其功率象前聞寧宜寘理

同前

楊慎金

邊候時警聞列將之授師戎車啓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  
交下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  
為御因交綏而小却疇昔為政雖異羊斟不仁今時敗績  
還同卜國無勇結纓而盡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難霑於  
下士將寘于理焉可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誅  
不罪斯焉取斯

同前

劉璿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為御招

於馬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鷗逐昔懸賞理御嘗聞流矢之  
災卜國佐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  
績之由須覈馬驚之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寃功過昭著即寘于理深涉乖踈

射不穿札判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  
得牛戴牛角

對

白居易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微辭甲奠體以成執  
簫而獻中規無一作不一作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技有憊七札不  
能穿一旦集作宜一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

自入也液信黠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  
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十三

判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十四

選舉門三十道

舉似已者判六道

舉方正者判三道

舉嘉遁第判一道

自舉判一道

舉人倨傲判一道

自比管仲判一道

貢士不歌鹿鳴判一道

鄉貢進士判五道

貢人帖經判一道

括州貢士判一道

獻賢能書判二道

舉賢任選判二道

被替請選判二道

詐假求官判一道

知名配社判一道

舉似已者判

丙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對

陳齊卿

舉善國經為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軺轉一作一

封尚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丙以星車達

諸天府惟賢能似雖讎不忘御史彈遠蒞職肅物臨人謂

無失於奉公乃見傷於與善使苟為酸邁詩東門之扮酸邁訓總聚而行

但其下既引羊舌又疑是酸邁畏此簡書則羊舌廢而不興初奚誰其請

老制命為義然暫威於栢臺察理蒞仁終取連於茅茹欲

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細已甚

同前

屈突滑

天生蒸人樹君以牧國有理體但行賢其昌丙人伊何縻我

好爵發揮王化對揚天休整日馭以觀風駕星軺而問俗

方欲庶績其凝伊又九功式序搜遺逸於巖藪訪才能於

草澤舉不失德推皆似已既無替於拔茅亦何慙於擢一作

折桂且絲則廢命禹乃嗣興奚其歸老午也膺職內不子

避外惟讎舉建茲一官成彼三物自叶彙征之吉寧失鶴

鳴之義憲司所糾誠為妄作不能沮勸忽肆淫刑參則不

敏未敢從命

同前

裴春卿

受命觀風光膺耳目停車輟駕是牧疑作收翹楚知之不遠

十步自得於芝蘭行之有隣千里方聞於應會惟彼舉善

誠為好德出門無爽於同人投士遂多於似已類初奚之

直道有范滂之遠心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而四友  
知勸皇華允美所謂伊人白簡以聞徒爲此糾

同前

獨孤峻

舉賢無私惟善所在苟利社稷無恤其他疑作也故德能佐

時彭仲超於令尹才堪御敵觀父統於三軍唯得其人似

已何爽且魏獻舉代祁奚薦讎將利國是資不阻親怨以

進賢爲務寧問回邪故能建彼一官成乎三物先賢所尚

君子趨之事以類分云胡不可瞻言丙也直指是稱舉爾

所知何敢沒沒良才衆矣多舉何妨御史繡服霜華驄威

電發將違執秩言真僕區魯不知獄也放紛刑乎頗類左見

傳昭十六年子淫刑以逞誰則無辜得善誠則可嘉糾按

斯爲戾也

同前

房密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庶能固無嫌於讎黨夫不

惡汝句柳朔方爲於栢人孰可代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

不爲諂舉乃斯得以成三物奚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

之故位多君子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俗寧守文以牽制

能舉善也唯其似之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

爲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勿陷功賢之議

同前

李翦

父教子忠爲臣不易知人則哲惟帝稱難任官惟良底祿

以德莫不進方正之士獻賢能之書詩詠繡裳禮設庭燎

衣冠濟濟鳴玉珮而來朝文雅鏘鏘望金門而待詔祁大夫之請老內選其親范文子之讓能豈遺其舊皆舉不失職義不在私晉國建其一官魯史成其乎一作三物士遇知已惟其似之覩星使之來儀長歌棫樸覽霜臺之糾謬示疑狐裘寧假有辭自然無咎

舉方正者制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矯奏請左遷

對

張萬頃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之于朝咨爾大夫褒然爲首以弼余教將沃朕心况張敞尹京孫弘待詔軒墀中祭禮禴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槃辟以爲禮將三命以必走奚九拜以愆儀然惟才所難與人無備焉可納虛說之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試可乃已吾無間然

同前

崔珪璋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於宗黨孫弘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爲上秩問馬未能於鈞距推賢乃見於槃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敝失墜楚材儻以堪用卜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云其可聖朝刑尚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

成不削之罪

同前

李伉

四方取則西夏為樞九流待問東臺是急若舉不失德實人所具瞻而肅穆清規崇嚴丹陛登清光於霄漢不違顏於咫尺則當進退禮容孰聞槃辟雅拜既無觀於叔氏亦何取於鄒人有司上聞攸資伏念儻使廣成不遠應無北面之尊綺季或存未屈南山之老試可乃已誰謂不然

舉嘉道第判

嚴虛應嘉道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為非時進擬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對

徐楚璧

嚴虛草澤賢才蒲輪辟命玉臺對問既則登科仙署嚴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往訴然則晦其跡也事等鑿坯行其道焉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豈名實之相乖義在優賢理無貶第興言舉主誠則知人賞先茅之地非無故實奪閑田之祿未之前聞循彼功曹以為直筆

自舉判

李昇朝

舉人據地判

標目作舉人倨傲判

穎州常居於本屬舉刺史問所能乃據地而言刺史將為奇才察吏為詞色倨傲不堪獎仰處分

對

常希顏



常居汝穎奇才丘園高士千進二千石自謂五百年陳思王之藝能唯聞自舉馬相如之文藻故且先容蓄銳門庭審屠龍之已就露才州府望維駒之有期舉善進賢英翹是務負才任氣倨傲何傷計吏猶揖司空處士何卑刺史或是栖遲之侶禮律未閑流宕之夫拘檢不足取優退劣赦過舉賢庶以為宜未敢懸定

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云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對

李昇朝

國家頓網鷓鴻廣羅舟楫人降三傑俾機務允臻天飛五老而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歲下徵拜日聞無是子毓德郊

離澄神虛白效宣尼之竊比無踰老彭徵武侯之故事終期管晏雖復跡符媒術終是志越濟流或未可量有足嘉尚昔月中見字尚表英童今夢裏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以丘園佇秀物色求人乘箕降昴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循名實方漸台階今者邑子薄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未可即依翁歸自陳亦難憑據言之無罪告上何傷

貢士不歌鹿鳴判

甲秀才充貢郡送不歌鹿鳴之詩

對

苗叔總目作牧

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孫弘適見於贈芻郤詵希於擢桂既添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

奏鳳德何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乙有言矣郡何詞焉自  
速其尤誰曰無咎

鄉貢一作舉進士判

鄉舉一作貢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對

趙岳

鄉大夫之興賢最疑作能大司徒之論俊造既升司馬又告

諸王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為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  
在今日之區分非曩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  
不休秀才之目美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  
其小庶會府之達識即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溟海歎蹄  
涔之暴鱗驛留之局中庭望雲朔而驤首考功自可表其  
秀傑拔以殊倫縱常式之文不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宜  
日新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為蔽矣試可乃已何至是乎公  
使湮沉坐令求訴

同前

漢辟賢良堯徵側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  
彼鄉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啟終求試於秀  
才一何乖謬既離局以干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  
顏奚甚國章攸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同前

講信明義脩詞立誠豈唯潤身且以干祿一作德成而  
上充歲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而入

仕博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無遺  
十室之才詳歷試之規寧隔四科之秀循名責實雖在司  
存改業惟人何求物議

同前

權寅獻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  
藻見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  
狀須依一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  
才名異奏名事便迂僻訴非訴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  
詞何哉無狀之繆請依鄉舉謂充公途

同前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壻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

咸充歲賦各騁翹材喧

喧一作

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入

既臻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殊例不應本舉  
誠恐非宜考功不聽良為允當訴求不已何大乖踈

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公仰處  
分

對

張憑

惟賢是舉慎擇為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  
待扣禮闈將登甲乙之科翻速主君之矣何則帖茲學圃  
既謝專經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途使仙臺清鏡徒訝於才  
難幽谷遷鶯空悲於歲晚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

成分於事恐非公薦景當冒貢請用遠郊之禮守舉非才  
宜從削地之罰

括州貢士判

括州括州即括蒼也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甲貢士少

對

諸葛若驚

諸侯列土貢士有差稱彼地靈登之天府括州水鄉遐服  
台嶺仙區梓漆標材幾馳聲於俊造竹箭為美亦飛譽於  
東南頃以充賦上京頗規前古在寒帷而未失何直繩之  
見欺然則國家獵其搜奇招弓頓網移鄧林之茂樹接影  
槐庭掩澤國之瓌材連芳芸閣既惟新而製典何昔禮之  
云稱廢使此推蓋申朝憲州將雖拒有味隨書

獻賢能書判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所理辭曰  
得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對

宋昱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齒鄉  
職於股引觀其所與以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後  
縱舉不失選僉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  
筐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榮詞宗立志始於司  
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寵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  
於國前王肇俾於計偕將慎薦延之儀遂下崆峒之拜登  
于天府貳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掄才之時卿則守

官諒不愆於侯度臺應情理頗有乖於紀律有詞不伐無簡可聽

同前

鄭璉

國有地官以帥職鄉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貳命在奉初告于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甲者斯焉從政既受其法如璽印塗將教所理猶金在鑄是以俊造察本於鄉閭賢能薦登于天府同谷末之舉士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釋詢衆之暮義存五物禮賓之飲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謬繩

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對

鄭察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况爰設天官俾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自疑家官必擇夫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可因循愚謂上封未協中道

同前

盧貽

求賢審官分職揆務必資慎擇乃罔姦邪惟彼禮闈式蒸  
髦士固亦品藻而無失夫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濤識  
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琅誰云非允刈乎杞梓孰曰謬賢  
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未之  
上封屬一作獨將言事教隳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  
革弊天官嘉選是曰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被替請選判

牛聳

丁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勅旨冬已  
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辨論官  
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  
限

對

牛聳

用行捨藏宣尼所識難進易退老氏格言伊丁効官先甲  
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參選而趨乎  
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裁宜  
委命而去何至滕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僭不濫弓旌  
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即守法進退不遇斯害  
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味於隨時厚顏何格  
告令知分用止躁求

同前

敬寬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  
必遵王度嗇言丁矣庶得人焉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始望

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褫服抽簪曾不累日屬叅選限  
勅而詣訴過時徒思揚已露才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  
愠嗟有異於子文留之物移傷不遇於黃霸誠哉廢置寔  
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與言不失宜窒有  
詞

同前

王沼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爲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  
仕策名掄材受署旣而天書荐委寧俟及瓜之期會府陳  
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  
置明乎用捨雖進賢是急冀開取士之門而蔽初不移誠  
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宜况歲其書事有徵於前  
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詰明俟他年無隳舊典

詐假求官判

乙詐假求官科其罪訴云求而未得詐偽

對

蘇寧

爲官擇人聿求俊義強學干祿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  
諸已射官明試無聞六義之能藻鏡掄材將亂九流之序  
况今唐虞御極才子在官王裴持衡至公選士方聽得賢  
之頌寧容詐假之辜顧三面而

斯宅旣稱未得

須議減論

知名配社判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曰恨不及之

對

敬括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罔或損香詢訐乃甲名器  
 無瑕稟諸葛之美秀幼敏足稱韞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速  
 恨疑良者守克尚于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間巷思而不  
 見聿將配乎縣社俾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可避也何其  
 糾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